

開放文學－推理探案－狄公傳 第二十五回 以假弄真何愷捉賊 依計行事馬榮擒人

卻說馬榮躲在屋上，聽下面的動靜，只聽得那少年跑到書房，忙忙的點了個燭臺，轉身到了正宅，向著那老人喊道：「你也不是死人，有賊人走你面前經過，一點也不知道，難道睡死過去了？」那老人被他罵了兩句，直是不敢開口。眾人擁進房中，惟聽那少年人，走到床前，高聲說道：「這瘟賊，也不過將床帳拖倒下來，我道你偷取不計外，還見什麼要緊地方呢。」眾人說道：「你的物件未曾偷去，已是幸事，還說什麼戲德話。現在先生尚坐在書房，嚇得不敢出來，我們且去告知他一聲。」說著，大眾在裏面照了一番，又回書房而去。馬榮在屋上，聽得清楚，隨即心生一計，扒過牆頭，招呼洪亮，兩人躡身下來，來至何愷家內，三人一齊到了客高，將以上的話稟明了狄公。如此如此，議論了一會，狄公心下大喜，隨命何愷，依計而行去。三人復行到了湯家門口，何愷敲門喊道：「裏面朱老爺快來開門，你家可是鬧賊麼？現在已被我們捉住了，快來幫我捆他。」裏面聽了這話，正是賊走之後，未曾睡覺，聽是何愷敲門，眾學生甚是得意，也不告知湯得忠，早將大門開了。

只見何愷揪著一人罵道：「你這廝也不訪問，這地方是誰人的管下，他家是何等之人？不是為我看見，你得手走去，明日湯先生報官究治，我便為你吃苦了。今朝縣裏狄太爺還來請他老人家辦地方的善舉，湯先生方且不去，明日早上太爺便親自來此。若是知道這竊案，我這屁股還不是扳子山倒下來麼？」何愷在門外揪罵，眾學生不知是計，趕著裏面報與湯得忠知道。湯得忠隨即出來，果見何愷還揪那人在門口亂罵，見了湯先生出來，連忙說道：「其人現在已獲到了，你先生如何發落？這是我們的責任，明早縣太爺還要到此，請你老人家要方便一句，小人這行當方站得穩。」湯得忠見何愷如此說項，也是信以為真，取了燭臺，將馬榮周身一看，罵道：「你這狗強盜，看你這身材高大，相貌魁梧，便該做出一番事業，何事不可吃飯，偏要做這偷兒，豈不可恨。我今積點陰功，放你去吧。」何愷見湯得忠如此說項，乃道：「你老人家是個好心，將他放走，他又隨即到別處去做案了，這事斷不能。若要放這賊，等縣太爺來放，今夜權且扭在這門口，以見我們做保甲的，平時尚不鬆懈怠。但有一件，地方才在哪裏驚走的，請你們帶我進去看一看。」說著向馬榮道：「你們跟我進來，好好實說，由什麼地方進門，走哪裏出去的？」一面說，一手扭著馬榮，向門裏走來，他的意思，就想趁此混進裏面，好尋那床下的著落。

那知道裏面聽了這話，趕著出來一個少年人，馬榮將他一看，正是那個姓徐的，向著何愷阻道：「你這人，也太固執了，我們先生尚且叫你放他，你哪不行這方便，一定要驚官動府，以見你的能為。若說縣太爺明日前來，我家又未報案，要他縣太爺來踏勘何事。若說你的責任，湯先生已知道了，即便在縣太爺面前保舉你兩次，也不過得點兒犒賞，這賊人就吃了大虧，何必如此！我同先生說，譬如為他偷去，失了錢財，給你二兩銀子，吃酒去。這事可以算罷了。」馬榮聽了暗暗罵道：「你這狗頭，不是你有欺心之事，你肯這樣慷慨！」只見何愷問道：「你這位相公尊姓，還是在此宿館，還是府上的住宅？請湯先生在家教讀呢？」這人還未開口，旁邊學生笑道：「你這毛賊，到會捉當地人家，還不知他姓徐，這房子便是他家的，近因家眷不在此，故請本地湯先生，來此教館。他一人在此附從，所以門口單帖湯家板條。此時既徐相公如此說項，你們可便將這人放去了吧。」何愷笑道：「原來他相公姓徐，這就是了。聽說縣裏出了一條人命案子，也是姓徐的。今日無論是與不是，且請你同我去一趟。」說著臉色一變，向湯得忠說道：「楊先生，我實對你說，你道他真是竊賊，我真是送賊來的麼？你老人家雖是個舉子，何以育化不嚴，令學生做出這非禮之事？問壁巷內，畢順的案子至今未曾明白，官今自己請到上憲的處分，現已摘去頂戴，我們為這事，也不知受了多少苦楚。日前太爺宿廟，說凶手是個姓徐的，密令我們訪查，方知在你家內。請你二人前去一見，辯個明白，便不關我們的事了。」說畢，將馬榮一松，向前一把，將那少年相公，上前揪住，馬榮一同也就上去，拖了湯得忠。那先生湯得忠，正欲分辯，只見何愷高喊一聲，外面早有喬太、洪亮二人，一齊進來迎接，不由分說，簇擁著湯先生徐相公二人，向街前走去。到了客店，狄公正恐他二人維持不住，已帶著許多差役，執著燈球，前來接應。見已將人拿到，隨命差役，同洪亮分身前往，將畢周氏立刻捉來，以免她逃走。洪亮領命而去，暫且不提。

單說何愷揪著那個少年，前來見了狄公，回稟了各節，狄公即道：「此人乃是要犯，汝同喬太、馬榮，先行將他管押，明早俟踏勘之後，再行拷問。」何愷答應下來，馬榮、喬太隨即取出刑具，將他套上。湯得忠是一榜人員，不敢遽然上刑，狄公命將他一人，帶入店內，先行詢問。馬榮只得將湯得忠交與值日原差。自己與喬太到何愷家內管押正凶。狄公就趁此到了湯得忠家，在書房坐下。所有眾學生，見先生皆被地甲捉去，以免牽涉在案內，留下幾個遠處寄館的學生，一時未能逃走，只得坐在裏面，心膽懸懸。不知竟為何故，忽然見許多高竿的燈籠，走了進來，一個個穿的號衣，嘴裏說道：「我們太爺來了，你等可要直說，他如何同周氏同謀？」眾人也不知何事，聽了這話，俱皆啞口無聲。但見一人當中坐下，青衣小帽，儒服儒巾，向著上首那個學生問道：「你姓什麼，從湯先生有幾年了？那個姓徐何方人氏，叫什麼名字？你等從實說來，不關你事。」那學生道：「我姓杜，名叫杜俊夫，是今歲春間方來的。那姓徐的名叫德泰，乃是這裏的學長，先生最歡喜他，與先生對書房住。我等就住在這書房旁邊那間屋內。」狄公當時點點頭，起身說道：「既為本縣將他捉下，你等且同我到他房內看視一番，好作憑證。」眾人不致有違，當即在前引路。到了房內，狄公命差人將床架子移到別處，低身向前一看，果是方磚砌成。在地下，床下四角有四條麻繩，扣於下面。狄公有意將繩子一絆，早見床前兩根床柱，應手而倒，「撲咚」一聲，磕在地下。再仔細一看，方知那繩子系在柱腳之上，柱腳平擺在床架上面，以至將繩子輕輕一絆，便倒了下來。狄公看畢，復取了燭臺命人找覓了一柄鐵扒，對著中間那兩塊方磚，拚力地撬起。忽聽下面銅鈴一響，早已現出一方洞，如地穴相仿。再向下面望去，向著陶乾道：「裏頭黑漆漆的，辨不出個道理，本縣恐下面另有埋伏，不敢命人下去。地下既有這個暗道，這人犯就是不錯了。你且在此看守，待天明再來察看。」說畢將所有的學生，開了名單。只見眾學生無不目瞪口呆，彼此呆望，不知房內何以有這個所在。狄公一一問畢，命眾學生，兼服侍人等：「與你們無涉。」吩咐之後，回轉店內。

此時已轉四鼓，喬太上前稟道：「太爺走了半時，小人將湯得忠盤問了一番，他實不知此事。看他那樣，倒是個古道君子。此刻已是夜深，太爺請安歇一會。好在奸人已緝獲，拿齊再問不遲。」狄公說道：「本縣已知道了，但是洪亮已去多時，畢周氏何以仍未捉來？莫非畢周氏聞風逃走不成？」兩人正在客店閒談，早聽門外人聲喧嘩，洪亮急忙進來說道：「畢周氏已是提到。請太爺示下，還是暫交官媒，還是小人帶回衙門？」不知狄太爺後來如何發落，且看下回發解。